

中山醫學大學第二屆迴旋梯文學獎 投稿作品表

參賽類別	<input type="checkbox"/> 小說組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散文組 <input type="checkbox"/> 新詩組
作品名稱	尋

躑躅，在月暗星稀的深夜。萬籟俱寂，沒有繁星點綴，燈火闌珊，街道正逐漸入睡。徘徊於熟悉的家門前，背著沈重的書包，鼓起勇氣從口袋拿出鑰匙，將刻痕與門鎖吻合，咔的一聲拉近了回家的距離，緩緩轉動門把推開門，刺耳的機械聲劃破了寧靜的黑夜，也擾動了我忐忑的心。不出所料，今天也沒有出現奇蹟，屋內一片漆黑，不見任何光亮，也沒有一絲聲響，我落寞地鎖上門，卸下背包扔在門口，此刻的我竟想當個遊子，馱著月光閒晃去了。

南風並不道勁，倒是帶著如絲如縷的蜀川麻辣味緩緩飄入鼻中，激起我飢餓難耐的胃口。尋著氣味，左轉、直走再轉進小巷，花椒的麻香愈趨濃烈，對美食的嚮往使我的腳步輕盈，輕快地跨過無數美好的夢鄉。轉眼間，「天府之國」亮麗的鮮紅色招牌映入眼簾，早已垂涎欲滴的我毫不猶豫地走進攤子。推開赭紅色的布幔，麻辣燙的蒸汽伴隨著辣椒的麻香味頃刻洶湧而來，如同驍勇善戰的騎兵攻佔著我的感官，又轉瞬消失於無形。放眼望去，只有兩三個借酒澆愁、西裝筆挺的上班族，老闆裹著紅色頭巾，用厚重的四川口音招呼我點菜，我便隨意找了鄰近老闆的高腳椅坐下了。

不久，一碗熱騰騰的麻辣燙端上桌，龍圖案的瓷碗裝著鴨血、豆腐、滷大腸、豬肉片……還摻著各式各樣的辣椒，老闆稱之為「逆鱗」，要我吃了便了解其含義。起初我不以為然，隨手夾了片肉入口，恍惚之間，香味麻痺了我的舌頭，各式辣椒的香味充斥了整個口腔，吞下肚的過程，能清楚感受到食物由食道一路滑過的灼熱感，進入胃後，辛辣感如龍般由下而上飛騰而出，到口腔後麻的感覺再度衝擊我的味蕾。

了解到老闆的廚藝高超，我便開始和他攀談。他是四川人，之前來台灣旅遊便與老闆娘相戀而搬來台灣定居。有時懷念起故鄉，他便會做些家鄉菜消解鄉愁，然後就這樣誤打誤撞地開了店，至今有十年了。

老闆離開了家，想回到家鄉；我卻到了家，反而想離開，但我們似乎都在尋找家的味道。

童年的回憶如同麵糰，受老闆的經歷蒸騰而不斷膨脹、發酵。小時候爸媽總帶著我吃辣，我深刻地記得有次爸爸在我的白飯裡偷藏了片辣椒，吃得我鼻水直流，嘴唇腫的發紫，媽媽擔心地起身倒了杯水給我怯辣，眼神轉向爸爸偷瞪了他一眼，我雖倏地將水灌入口中，但仍無法緩解我遭受侵襲的舌頭，我便像隻熱壞了的小狗吐出深紅色的舌頭不斷喘氣，過了一會兒情況才有些好轉。我拿著湯匙翻弄碗裡的白飯試圖尋找另一個致命紅色生

化武器，爸爸瞅了我一眼笑著說裡面沒有辣椒了，還說我以後便會熟稔這種感覺。那時的我正在生悶氣，不發一語，內心嘀咕著我永遠都不會習慣的。

隨著年歲增長，我慢慢地習慣吃辣的食物了，卻也開始嚐起了生活中的苦與辣。離婚協議書在我八歲時切斷了爸媽之間的牽絆，爸爸去台北工作，見上他一面對我來說是種奢望，媽媽也為了扛起家計而逐漸忙碌了起來，溫暖的家庭正遭到拆解，快速地分崩離析。那時的我可能過度成熟，認為雖然我是家庭中的一份子，但在他們的感情之間我只是個局外人，沒有權力去干涉爸媽之間的事，於是就默默地接受這樣的結果，沒有任何哭鬧。但妥協似乎是最痛的，我無從宣洩，也不知要向誰表達，於是便開始選擇隱藏，將過去的美好埋葬。只要不去想以前，專注地活在當下心就不會痛了，當時的我是這麼想的。

但，平凡的日常仍會不自覺與記憶邂逅，不經意的與過去連結，街道上來往的行人、生活中簡單的寒暄、甚至連粗茶淡飯都能勾起我的回憶，記憶已深深地鑄刻在腦海，無法忘懷，例如那段有人頂住天的白色雨季……

在我十歲時的寒假媽媽突然要我從台中出發去台北跟爸爸生活兩個禮拜，說是要我去體會「台北的繁華」。從台北車站下車，懵懂的我背著背包跟著人群公式化地走上手扶梯、轉彎、插入票卡出閘門。爸爸站在出口，穿著標準上班族的黑色西裝，肚臍的微凸顯露了歲月的痕跡，頭髮也斑白了不少。他抬起頭四處張望尋找著我，而我有些不知所措地露出微笑並和他揮手致意，沒過多久他便看見了我。我們相互靠近，踩著想念的步伐踏入了彼此不同的世界，兩個世界逐漸相連，成了全新的世界。他說我變高了，我說他變老了，兩人相識一笑走了出去。

凜冽的東北風驟然颳起，烏雲岔入天空的湛藍，染灰了大地，揭開了雨季的序幕。雨幕由遠而近灑落，轟隆的雷聲急速迫降，蓋住了車水馬龍的喧鬧，凌亂了城市的熙攘。爸爸撐起了白色塑膠小傘，我因為沒帶傘便悄悄地躲進傘中的狹小空間，我調皮地跑到他面前，小傘又慌張地緊跟著我，小心翼翼的保護我。每當我抬起頭，就能看見白色小傘保護著我。仰望白色穹頂，雨滴沿著天邊不斷落到四周，我私自耽於這種感受：雨絲雖像匕首般墜落，但我仍毫髮無傷。在回家的路途中，我們一同穿越城市的喧囂，越過日子淋下的無可奈何，走過歲月的流轉，彼此之間的隔閡與尷尬逐漸消失，開啟了只屬於我們的白色雨季。

在這一個月裡，周一到週五我待在爸爸住的公寓裡寫寒假作業，周末我們則一起出去玩，士林夜市、木柵動物園、台北一零一……我們去了好多地方，但不變的是天空總是下著綿綿細雨，而我永遠都不帶傘，待在爸爸的白色小傘下。出發前，我們總會到公寓斜對面的麵包店買兩個牛角麵包，爸爸總教我先吃中間膨大有著三顆小芝麻的部分，接著再慢慢往上吃，最後剩下左右兩個小角要同時放進嘴裡吃掉。一角是台中，一角是台北，只要同時一起吃我們就不會分開了，他總是這麼說著。

有時我們也會去吃辣。麻辣魚蛋、重慶烤魚、麻辣鍋……我們都嘗試過，我也不在像過去一樣吃到一小片辣椒就哀嚎不斷，急著要喝水解辣。那時的我我已經很能吃辣，而且快要追上爸爸了，但總覺得缺少了什麼感覺，是過去的稚嫩？抑或是家的溫暖？我已分不清楚。

白色雨季也終將迎來結束。離開的那天太陽終於探出頭來，天空藍的像是人工造景，沒有氤氳的霧氣，也沒有千變的雲朵。走入台北車站，道別時意外的平靜，爸爸只告訴我要照顧好自己，便把白色小傘遞給了我，說我之後可能會用到，我則和他說下次還要來台北找他玩，他笑著說可能會有機會的吧。插卡進閘門、簡單地回頭說再見，逆著思念的道路，我們離開了彼此交集的時空，再度成為兩個平行世界。後來爸爸便去中國工作了，這一個月是媽媽特為我準備的。白色小傘悄然抽離，無情的雨水濡濕了我的衣裳，淹沒了我的心靈。風箏還不想飛向藍天就被剪斷了線；樹葉仍依存著樹枝就被硬生扯斷；我才剛有了爸爸替我撐傘，傘就悄悄地闔上了。冷峭的東北風仍未消散，烏雲又再度籠罩著夜空，降下一陣又一陣的暴雨。我終將需要自己把白色小傘打開並撐著，獨自承受世上淋下的一切，也許，這就是成長必經的過程。

隨著時間流逝，我已漸漸能夠獨立地生活著，將自己的一切都打理好，撐起自己的一片天。我仍愛著爸媽嗎？答案是肯定的。我能體諒媽媽因為工作所以無暇陪我，我也能理解爸爸為了自己更好的發展而選擇了工作。除此之外，我也不再像之前一樣害怕回憶過去的美好，偶爾受到想念作祟，就到過去裡周旋，尋找一些逝去的感覺。有時覺得自己像個慣竊，時不時就從回憶裡偷些溫暖、拿點依賴、摸走些親情。在想念爸媽時，我也會去買牛角麵包，從中間開始吃，最後剩下兩個小角，將它們一口放進嘴裡、咀嚼、吞下肚，心裡默念著：一角是爸爸，一角是媽媽，同時一起吃你們就不會分開了，對嗎？如果可以，我想要一把總會為我撐住天的白色小傘，我想要一頓平凡簡單的家庭聚餐，一碗藏有辣椒的白飯，一次溫暖的親情。

流連，在濃得化不開的夜。被麻辣燙和回憶填飽的我在外溜達了一陣子，享受完薰風的涼沁之後才回到家。將房子的門鎖打開，裡頭仍不見半點光影，遊子回到家，卻沒有熱烈的招呼聲，近鄉情更怯之感油然而生。或許我窮極一生都會患得患失地追逐著得不到的東西吧，例如逝去的親情、例如白色雨季、例如有家人在的家，沉浸於此，且無可自拔。